



在港授徒

俗話說「樹倒猢猻散」，杜月笙死後，遺產分到的人們，一個個遠離而去。孟小冬也搬出了堅尼地台十八號，遷居使館大廈。杜府門前，已是門庭冷落車馬稀；到「做七」的時候，杜公館裡剩下的人，還沒有唸經的和尚多。

一生最喜歡熱鬧的杜月笙，沒想到在他死後竟如此蕭條冷清。他生前曾對人說過：「煩惱不會死人，冷寞才會死人。」結果他死後也是這般淒冷寂寞。

孟小冬與姚玉蘭這對結拜姊妹，始於親密而終於緊張。她們之間後來的緊張關係，直到杜月笙死時，也未能和好如初。再同住一個屋簷下，已無多大趣味。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姚玉蘭將杜的靈柩運往台灣，後葬在了台北汐止墓地，姚也在台北定居。

杜月笙原在上海的財產，說他是億萬富翁一點也不誇大，可是等他到了香港，雖然不能說是一貧如洗，但也所剩無幾了。孟小冬最後只分到兩萬美元，折換成今天的人民幣充其量不足二十萬元，下半輩子卻要全靠它來養老防老。

有資料說，當孟小冬聽到只分給她兩萬美元時，說：「這怎麼夠……」有的家庭成員就咕噥說：「美不死你！要不是老頭子幫忙，舉行過什麼結婚儀式，對不起！丫頭或女朋友，兩千也甯想！」

這就是一代名伶、梨園冬皇孟小冬委身大亨杜月笙的最後結局。也許她本人對這樣的結局也認了，但是不少局外人卻頻頻搖頭，喟歎道：「不值得！不值得！真是明珠投暗，美玉蒙塵。」並認為她在唱戲方面是絕頂的聰明，可在婚姻上所犯的失誤是愚不可及的。她第一次為人做妾的婚姻就錯了，不想若干年後，苦苦追求，最後還是糊里糊塗地做了第五房妾，一錯再錯。如果把她「一

錯」視為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，那「再錯」便是「再回首已是百年身」了。

孟小冬自搬出杜公館，隻身住進了使館大廈公寓，深居簡出，整天以抽煙消磨時日。此時楊寶森、馬連良、張君秋等均相繼離港返回大陸。琴師王瑞芝仍滯留香港為票友吊嗓說戲謀生，亦常來「冬宮」（香港票友稱呼孟小冬住所）探望。王瑞芝帶來一個消息，說錢培榮想拜冬皇為師，請他來懇求稟告，幸勿推辭。孟小冬對王瑞芝說：「我聽他唱過，倒是咱們余派的路子。請他有空兒常來聊聊，有問題大家研究研究，拜師就不敢當了。」接著孟小冬又補充說：「我體弱多病你是知道的，哪裡還有精神教戲呀！」王瑞芝鼓勵冬皇說：「您的身體還是應該吊吊嗓子好！把氣理順了，精神就會好起來。」他接著又將話題轉回來，說：「我看錢培榮倒是少數真心想學戲的一位，又崇拜余派藝術。他跟我談起前年在杜府吊嗓時，杜大小姐曾神秘地告訴他，說冬皇在陪她父親在病房休息時，聽到他在外面客廳裡唱《武家坡》，就對她父親說：『這是余派圈內的唱法！』當時杜先生對您說：『你何不教教他呢？』您說：『他是你的學生，又不是我的學生。』」孟小冬聽了忙說：「是有這回事！」王瑞芝接著說：「錢培榮聽了杜大小姐這番話，受寵若驚。就萌發了拜師的念頭。後來因杜先生病重，一直不敢提這件事。」孟小冬半開玩笑地說：「聽你之言，莫非是與錢氏做說客不成？」瑞芝答道：「冬皇開恩！」

憑王瑞芝與孟小冬的深厚交誼，如此苦苦懇求，冬皇焉能不允，終於爽快地答應下來。錢培榮得到王瑞芝的好消息，喜不自禁，但他還不敢冒昧地就直闖「冬宮」，又特地去懇求旅居在港的余叔岩摯友孫養農，再請他引薦一起來拜謁冬皇。孫養農深知冬皇非良材絕不傳藝，亦知錢氏學有根基，乃是可造之才，所以願代說項。

孫養農，安徽壽縣人。曾祖是前清狀元，父親孫履安當過開封知府，大戲迷，專票丑角戲。據傳有天晚上，他正在台上化妝彩唱

丑角戲，隨從向他報告說巡撫大人到了找不著他，又聽說他在唱小丑，巡撫大人認為有傷風化，把他革了職。他聽後說：「他革他的，我唱我的，天塌下來也得把戲唱完再見官！」後來他到了上海，江南名丑劉斌昆還跟他學戲。孫養農受家庭影響，自幼迷戀京劇，酷愛余派老生戲，以至於大半生都「泡」在戲裡。他自幼在京城常隨家父去余府請益，青年時期與余叔岩交誼很深，並向余學了不少身段把子，後在上海又向老伶工瑞德寶學武工練身上。他專票文武老生戲，扮相酷肖余叔岩。據說有一年於世文來上海天蟾舞台演出，名丑艾世菊是他的師兄弟。某天，他們二人在小花園一帶溜躑，小花園有家專拍戲照的照相館，櫥窗裡放著一張孫養農的《定軍山》劇照，與余叔岩幾可亂真。艾世菊有意騙騙他，說：「你看，余三爺這張照片怎麼樣？」於世文竟沒看出破綻，應口道：「拍得真好！」

孫養農曾在上海中國實業銀行任儲蓄部主任。解放前夕舉家去了香港。此時，孫養農在港正著手做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，即他在孟小冬的協助下，請趙叔雍執筆，口述編寫一本《談余叔岩》的書，後於一九五三年由香港三聯書店正式出版。

這是一本最早全面記錄余叔岩生平的傳記，為後輩研究、瞭解余氏，提供了珍貴且具學術價值的歷史資料。孟小冬為這本書寫了一篇題為〈仰思先師〉的序言，附錄書前。今將序文摘錄如下，以饗讀者：

夫陽春白雪，聞者每訝其高標。璞玉渾金，識者始知其內蘊。蓄之既久，發而彌光。大名永垂，遺風共仰。如我先師羅田余先生，抱雲霞之質，兼冰雪之姿。家學繩承，振宗風於三世；萬流景式，揚絕藝於千秋。舞勺之齡，名馳首郡；甫冠之歲，學已大成。以優孟之衣冠，狀叔敖而畢肖；協宮商之韻律，轉車子以傳神。忠義表於鬚眉，蒼涼寫其哀怨。營開細柳，曾微服官社，結春陽推

為祭酒。固已菊部尊為壇坫令，聞過於公卿矣。及登英秀之堂，摳衣請益，折節揣摩，退結勝流，共資探討。玉篇廣韻考字定聲，逸史稗官斟文比事。凡經搜考，咸能改觀；盡掃僮僮之辭，悉合風雅之旨。太羹元酒醇而又醇，刻羽引商細無可細。九城空巷，四海馳聲；盛譽攸加，修名斯永。余幼習二黃，涉獵較廣。聞風私淑，蓋已有年。立雪門前，瞬更五載。孔門侍教，愧默識之。顏淵高密傳經，等解詩之鄭（玄）。婢謬蒙獎，借指授獨多。洎師晚年，忽感瘍疾。呻吟床榻，已無指劃之時；憔悴茗爐，猶受精嚴之教。景命不融，竟爾溘逝。余奔走朔南，迭經憂患。珠喉欲涸，瑤琴久塵。每感衣鉢之傳，時凜冰淵之懼。但期謹守，愧未發揚。養農先生少游北郡，即識先師。因氣類之相敦，遂金石之結契。椿樹巷中每停車，蓋范秀軒內時為佳賓。譚笑既頻，研覃亦富。華燈初上，小試戈矛。涼月滿庭，偶弄拳腳。宛城寧武悉具規模，定軍陽平允征造詣。頻年投荒島上，時接清談；共話昔游，每增悵觸。近以所撰先師傳記，舉以相示。展誦一過，前塵宛然。悲言笑之，莫親痛風徽之永隔。山頹木壞，空留仰止之思。鍾毀釜鳴，誰復正始之格。此書之出，必重球琳。拙序既成，尤深慊慊。

昭陽大荒落泉月下宛宛平孟小冬書

孟小冬上面這篇情深意切的序文，寫於一九五三年，正逢乃師余叔岩逝世十週年，這也是她對先師最好的懷念。

一九五二年春，錢培榮拜師孟小冬儀式在香港菽園戲欣祺的府上舉行。在當年拜師時，必須有一位與師傅平輩或長輩的人舉香，孫養農自然是最合適不過的了。在徵得冬皇的同意後，錢培榮又急電在台灣的趙培鑫來港，二人一同拜師。趙原學馬派，一九四七年杜壽義演時曾陪冬皇在《搜孤救孤》中飾演公孫杵臼，從那時起即改唱余派。經商之餘即在香港、台灣等地登台票演余派戲，很受歡迎。他在香港演出的《失空斬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捉放商店》等劇的實況錄音，後在台灣製成盒式磁帶銷售，在

海峽兩岸廣為流傳。趙培鑫的天賦、嗓音條件均不錯，也聰明好學，不過為人清高驕傲，一般人他不放在眼裡，但對冬皇的藝術，他是不敢有半點輕視的。有人曾經問過他：「你比孟如何？」趙培鑫面色凝重地回答：「唉，高不可攀，簡直天淵之別。」以他的驕傲，也不得不承認與孟小冬有很大差距，這次接到青梅竹馬的老友錢培榮的電報，便高興地來港一起參加拜師。

拜師儀式簡單而隆重，由孫養農舉香，孟小冬先向梨園祖師爺翼宿星君神位和余叔岩的牌位跪拜，錢培榮、趙培鑫二位徒弟也緊跟著叩頭。然後師傅冬皇就坐，徒弟錢、趙向師傅行三叩首之禮。此時，其中一位被邀請參加觀禮的來賓原杜府的家庭醫師吳必彰，因前在杜府，冬皇曾給他說過戲，他趁勢也跟著錢、趙後面，向冬皇三跪九叩首。冬皇感到意外，忙不迭伸手要去扶他起來，引得眾來賓拍手大笑，但他前面沒拜祖師爺，只能算是半個學生。更令人意外和感動的是，忠心耿耿追隨冬皇十幾年的琴師王瑞芝（原是余叔岩的琴師），在錢、趙拜師之後，他也向冬皇深深叩頭道喜，恭賀冬皇收了兩位得意高足。他這一叩頭道喜的姿態，給後人留下了美好的回憶。當年餘叔岩三天之內收了李孟兩位高足；而今天冬皇在一日之內就收了兩位徒弟，也是梨園一段佳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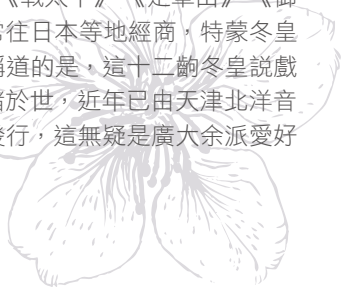
此後，趙培鑫仍回台灣經商，沒有向冬皇學過多少戲。他本不善經營，後因破產引起法律糾紛，被關進了台北監獄。說來奇怪的是，他在獄中服刑期間，竟演出全本《四郎探母》，楊四郎由他一人演到底，本預定連演兩天，因消息傳出，許多達官貴人紛紛要票進監獄來看趙的戲，當局為考慮安全起見，便將第二天的戲取取消了，這也是一件古今聞所未聞的奇事。

趙培鑫出獄後，仍到各地登台演出，票價雖高昂，但賣座不衰。趙更加自鳴得意，可惜在藝術上也就馬馬虎虎，隨便亂唱了。有人問他，「你唱的是余派還是馬派？」他則回答：「都不是，我是自己的趙派。」消息傳到冬皇那裡，引起冬皇的不快，予以斥責，

不許進門。後趙遠赴美國三藩市進行演出活動，諸事失利，一病不起，旋即在舊金山病逝。

錢培榮，江蘇吳縣人。一九〇四年生於上海。錢氏少年時在上海就讀，後畢業於上海法學院，從事律師業務。一九四七年去香港經營國際貿易，後長期往返日本、香港兩地經商。他比乃師冬皇還大四歲，現仍健在，定居香港。雖已壽登百歲，但每天還堅持以卡拉OK伴奏帶吊嗓練氣，從不間斷，用功至勤，令人歎服。他自幼就是個戲迷，十四歲開始學唱，從臨摹余叔岩唱片入手，青年時在上海參加杜月笙組織領導的恆社票房，向蘇少卿、陳道安、程君謀等譚派名家請益，後又從余派名教師陳鴻萱學余派戲。上世紀三〇年代，錢曾在上海與趙培鑫、馬連良、張君秋等同台彩唱《四郎探母》，錢飾演「出關、見娘」兩折的四郎；此外還陸續上演過《賣馬耍鏢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洪羊洞》、《捉放曹》等余派名劇。

由此可見，錢培榮在拜師冬皇之前，已是學有根基的余派名票了。他拜師以後，學戲愈勤，每日下午六時去「冬宮」（孟府）學戲，子夜以後回家。孟對錢要求甚嚴，完全按當年乃師余氏教授法施教，一字一句非達到要求不往下教。學完一段，再由王瑞芝操琴反覆試唱，直到認可。錢氏學藝之專，亦令冬皇感動不已，至一九六七年冬皇移居台北時，十五年中他一共學了《失空斬》、《珠簾寨》、《洪羊洞》、《捉放旅店》、《武家坡》、《二進宮》、《擊鼓罵曹》、《搜孤救孤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戰太平》、《定軍山》、《御碑亭》等十二齣余派名劇。因錢氏常往日本等地經商，特蒙冬皇恩准，允許教戲時予以錄音。值得稱道的是，這十二齣冬皇說戲錄音，錢氏已無私地奉獻出來，公諸於世，近年已由天津北洋音像出版社出版，北京梨園書店公開發行，這無疑是廣大余派愛好者的福音。



冬皇之藝，得來不易，所以她也不輕易教人。求名師固然不易，收佳徒也非易事，主要還是才難之歎。冬皇曾經說過，做一樣學問或藝術，總不外乎三個條件：第一是天賦，第二是毅力，第三是師友。沒有天賦，不能領會；沒有毅力，半途而廢；沒有師友，無人研究。否則，吃力不討好，心機白費。所以她在香港期間，除教授門徒錢氏之外，沒有再正式收過徒弟。得到她指點過的私淑弟子有黃金懋、李猷（嘉有）、蔡國蘊、吳中一、嚴許頌輝（嚴欣祺夫人）等十餘人。她的所有弟子，無一「內行」（專業演員），均為事業有成的票友。其中以黃、李、蔡所學最多。孟對他們同樣要求嚴格，不但得唱會，唱對，還要有韻味。冬皇曾說：「《空城計》中，『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』一句，誰不會唱？要聽有無韻味。」蔡國蘊跟冬皇學「我本是」三個字，即學了一個鐘頭之久，可見孟的要求之嚴。

冬皇畢竟是藝術大家，她授徒時，善於採用啟發式，常在關鍵性的地方，告訴弟子主要訣竅在哪裡。李嘉有向冬皇學《盜宗卷》，有一句「這白亮亮的鋼刀好怕人」，這個身段要指著丟下的刀，翻身過去，然後立即以左足獨立，右足抬起，左手指刀，右手翻袖，同時唱這一句。李嘉有原先以為沒有什麼太難的，但等他做這一動作時，就時時感覺左足站得搖搖晃晃，況且這句唱腔又很長，有支持不住之感。冬皇見了，只說了兩個字：「提氣！」果然一提氣，左足就穩定了。這真是四兩撥千斤，畫龍點睛的一筆。

嚴許頌輝是冬皇在香港最得意的女弟子，她天資聰穎，善能領會。嚴嗓音甜潤，高低寬細，無往不宜，閉眼聽之，頗似冬皇，唱功亦確有孟味。冬皇閒時常向她親授身段，曾授其《搜孤救孤》，嚴後屢屢登台彩唱，獲得好評。

許密甫也是冬皇在香港的一位弟子，但情況比較特殊，應在亦師亦友之間。他原在銀行供職，退休後自日本精研針灸醫術返港，



常到孟府做客，並向冬皇介紹針灸治病的神奇功能。當時冬皇雙肩正染風濕疾患，苦痛難言，經許針灸治療，不藥而癒。冬皇十分高興，帶著感激之情，先後教了他《珠簾寨》、《戰太平》及《二進宮》三齣戲。後來許登台彩唱《珠簾寨》，冬皇親臨把場，劇中程敬思一角，由冬皇弟子、許的外甥黃金懋飾演，大太保一角由蔡國蘅飾演，演出後獲得內外行一致讚揚。

黃金懋，浙江人，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。他是冬皇私淑弟子中學戲最多、水平最高的一位，琴藝也不一般。解放初到香港，現旅居美國三藩市，常來往於香港、北京、上海之間，為傳播余派藝術而奔走，還在海外舉辦過有關「余派藝術」的專題藝術講座。冬皇授徒要求極嚴，和乃師余叔岩如出一轍。比如，凡是經她指點過的弟子，未經許可，不能在外隨意吊嗓，所學唱段未獲認可，也不准在外演唱，甚至她的琴師為人說戲吊嗓，也受到限制。為此，有人批評她太專制與過分保守了，而她的弟子和有識之士則認為，這正是冬皇忠於藝術的苦心所在。她限制琴師授藝，目的是要他們量材而教，就是要看學戲的人是否是一塊戲料。學這一門藝術不僅要有天賦，還需有刻苦鑽研的癡迷毅力，才能有所成就，否則白白浪費精力。

